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二十一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司馬彪續後漢書第四

朱儁

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以討黄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

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雋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于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刼質天下公卿雋性剛即發病而卒

案儁見謝書儁辭副相後尋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及卓既誅傕氾作亂陶謙與諸豪傑共推儁為太師同討傕等奉迎天子而儁反就傕徵復為太僕尹起莘識其屈身從逆忠智俱失良不誣也辭副相一段范書語稍詳此深得減字法

劉繇

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

案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見吳志

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群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

何進

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眞眞死後進以妹倚黄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黄巾起進拜大將軍

案進南陽宛人

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于河内稱黑山伯以誅忠等為辭燒平陰河津幕府人舍以怖太后

案進為勲戚元輔不能以誠動太后乃招賊焚刼毒民脅主卒使漢室崩壊誰之咎與

袁紹使客張津説進曰黄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内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

案進謀誅宦寺紹實贊之而進以猶豫不決卒至身喪國危是不能盡聽紹言之故也

劉虞

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荆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

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

栾虞見

謝書

周羣

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士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

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抱罕明年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案犀字仲直巴西閬中人少受學于父舒專心候業言多奇中蜀志有傳

董卓

太尉黄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

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

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者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宫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麋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彪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燒洛陽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棻此條見華書其范書入楊彪傳中華與范俱作兩問兩答後入卓作色語如見當日情事似更勝也合觀三書之筆華排奡司馬沸瀁范簡雋令之史也雅文則范優矣

劉備

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案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陳壽志三國僅以列國待漢已不知正統所在今續書乃儕之列傳直署姓名是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曹騰

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

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黄門從
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黄門令選中黄門從官年少温
謹者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
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黄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騰
在省闥三十餘年歴事四帝未甞有過好進達賢能終
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温
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
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

得其賤上太守并奏騰内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㬅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㬅以為得事上之節㬅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案騰沛國譙人范列宦者傳此乃曹魏受禪後增飾誇美司馬因之殊不足據

曹嵩

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黄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

案嵩亦見范書曹騰傳袁紹檄文稱操父嵩乞匄攜養魏志亦云嵩為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云嵩夏侯氏之子其淵源可哂如此章懷注引續漢志云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而此又稱其代崔烈為太尉則亦銅臭之續耳此條出裴松之魏志注不知何所徵據以為敦慎忠孝也

封禪刻玉

建武二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封

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三寸玉版方五寸

案封禪事見東觀記世祖屢降明詔謙讓不違而諸臣固請之且以識文迎合豈以元封故事為聖祖舊章耶

封石

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明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受命之義

篆范書同今岱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辨之者曰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不當又有此碑且史記云始皇上泰山立石封記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封禪書則云武帝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此言立石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其說近似然風俗通載孝武時立石泰山顛石高二丈一尺刻之云云合十一句四十五字據此則漢碑亦未嘗無字也騆意無字碑非碑也即范志所稱用方石再累置壇中其中藏石牒玉檢者不則即長一丈厚一尺之距石也相傳一巡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甫動其蓋雷風驟作說雖近怪然其中有物焉則斷斷無疑

趾石

封禪太山又有趾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

皆在圓壇上

案趾石范作距石

祠泰山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或曰泰山雖已從食于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于是使謁者以一牲特于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

案常祠泰山處意即岱廟也今廟在山麓壯麗特甚中有斯篆邕隷漢柏唐槐其餘名蹟甚多而山巔祠

宇以祀碧霞元君世人以為泰山府君之女考張華博物志有泰山神女避濯壇令事干寶搜神記云後漢胡毋班為泰山府君致書于女壻河伯則泰山有女不誣正不必曲引黄帝遣玉女之事以傅會之耳嘗見元泰定帝碑有云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詞雖鄙俚亦可知元君廟香火自來甚盛云

改元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槀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

案自古帝王多改元以應符瑞雖光武亦且不免今上以康熙紀元歷五十餘年未嘗一改將來春秋歷

數傳之無窮豈非千古盛德事

刻石

正月詔梁松等復案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使太山郡及魯刻石又宜取完青石不必五色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

案范志全載刻石文中多摭引緯書殊不足採

金泥玉璽

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

案范志同袁宏云神道貞一其用不煩故藉用白茅器用陶匏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斯言良然

親封

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上即位于壇南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藏玉牒已以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畢皇帝再拜禪祭地于梁陰

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焉

案此詳見馬第伯封禪儀記驪山火焚茂陵地金函玉檢安在哉故後世人主以不封禪為高

三老五更

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綌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

案此見范禮儀志三老五更之解世多聚訟康成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

五星又一注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書者以相似誤耳數說未能決是蔡論近之

祠南郊

正月上丁祠南郊

案上丁取後甲三日之義與上辛先甲一也范同

高禖

仲春之月立高禖壇祀以特牲

案范志壇作祠

養老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戸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案古者最重養老之禮自膠庠闕制惟東漢猶為近古此禮不行已數千載近世鄉飲一制稍存具文今天子加意耆耈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萬壽時賜宴賜銀命天潢執爵恩禮特至皇乎盛乎養老之典㠯與虞燕夏饗同其隆矣

準代管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聲微而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

案準亦作准其形如瑟十三弦隱間九尺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其制出自京房也

天竺國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其國有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每遣使

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絶

案此見范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遣使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像即此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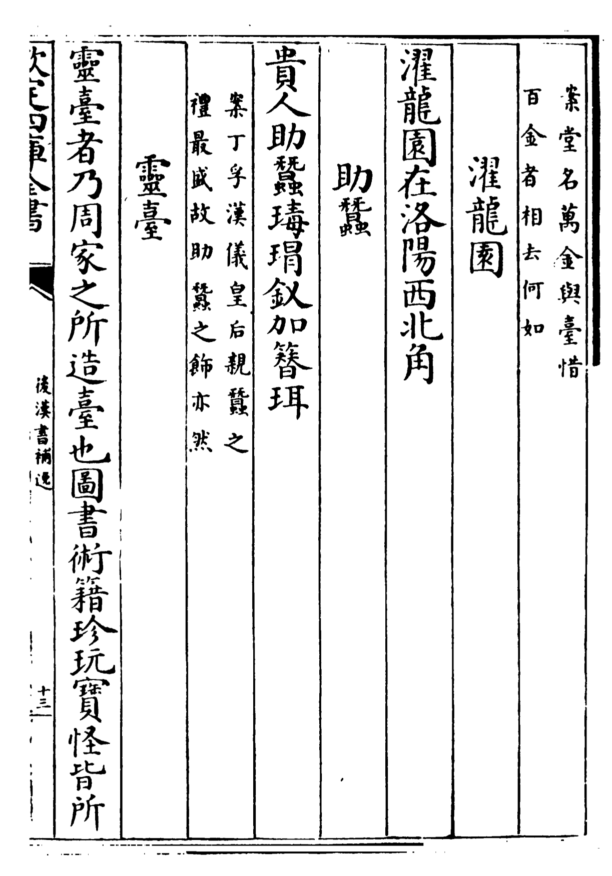
人死復生

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王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案此見范五行志

萬金堂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



案堂名萬金與臺惜百金者相去何如

濯龍園

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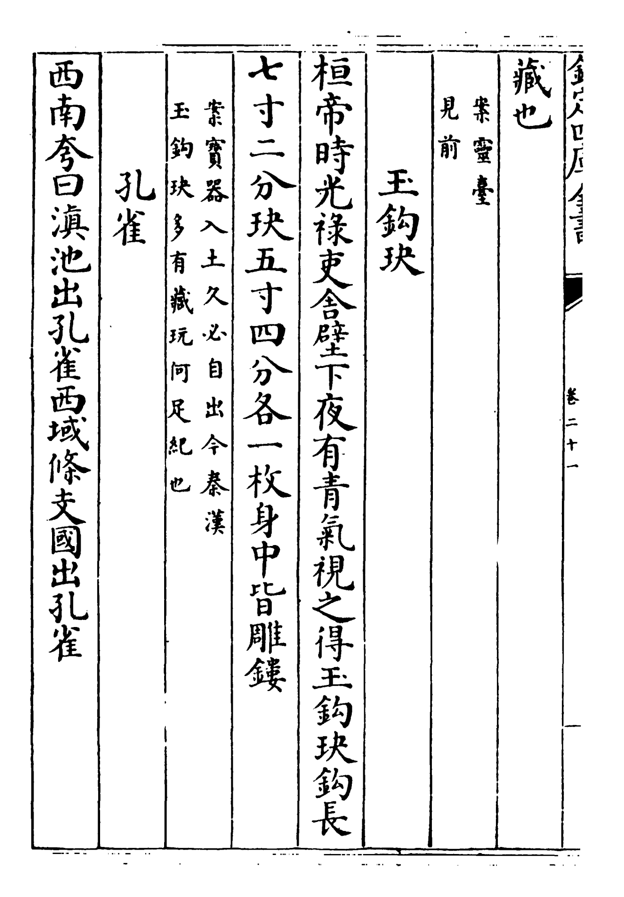
助蠶

貴人助蠶璹瑁釵加簪珥

案丁孚漢儀皇后親蠶之禮最盛故助蠶之飾亦然

靈臺

靈臺者乃周家之所造臺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



藏也

案靈臺見前

玉鉤玦

桓帝時光祿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鉤長七寸二分玦五寸四分各一枚身中皆雕鏤

案寳器入土久必自出今秦漢玉鉤玦多有藏玩何足紀也

孔雀

西南夷曰滇池出孔雀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案今滇池在雲南府城南非復𤽀地矣

大寒

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案冬日地氣下騰故井水恒温雖燕山直北見寒時汲井其氣如蒸也冰厚尺餘毋乃過實

日行

日行南陸謂之夏日行北陸謂之冬

案二語見范歷法志

至日

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影候鍾律權土灰傚陰陽也夏至止鼓鑄

案范志載八能士禮儀甚煩夏至亦然

送故

季冬星回歲終勞農享臘以送故也又十二月立土牛六頭于國都羣縣城外丑地送大寒

案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故出其物類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作歷

昔者聖人之作歴也觀璿璣之運三光之作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

案范歴法志首段與此同

四分歴

黄帝徵能術者為四分之歴

詔張盛京房鮑業等以四分歴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四分之歴始頗施行

案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古黄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太初歷施行百餘年失天益遠邊韶疏引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黄帝諸歷不如史官之明即四分歷之法也此詔在永平五年時猶未能遽改至章帝元和中始下詔改行四分復古制矣

京房前漢人考范志作景防是業作鄴

晷景長短

立夏之日晷長四尺二寸八分

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

案此亦見范志前條

六宗

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為易卦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即位初改六宗為天地四方之宗祠于雒陽之北戌亥之地

案六宗見東觀記

日食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虛危齊地賊張步擁兵據齊至五年乃破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樊崇謀作亂其七月

伏誅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覺郡以聞

案日食之故自漢末劉洪作乾象歷稍發明之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至陳張賓始分内外限隋張冑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由宋沈括以為黄道與月道如兩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食其説甚明蓋同在一度則日在上月魄在下掩之故非朔不食正一度相對則地影蔽月謂之闇虚故非望不食然而交食必護者亦敬天之怒之意耳

國朝設欽天監先期推算時刻分抄内外諸司皆臨時救護正此意也建武時歷學未精其日食占驗尤不足據

社稷壇

光武立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墻門而已

案范志無四面句馬融周禮注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此蓋又以五色土依其方面而立之耳

大魚

東萊北海海水溢時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

案今海濵居民有以魚骨架屋者又以骨節作臼舂米不足異也

葦方笥

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裝具時有識者竊言

葦笥郡國讞篋也後黨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讞廷尉

人名悉入方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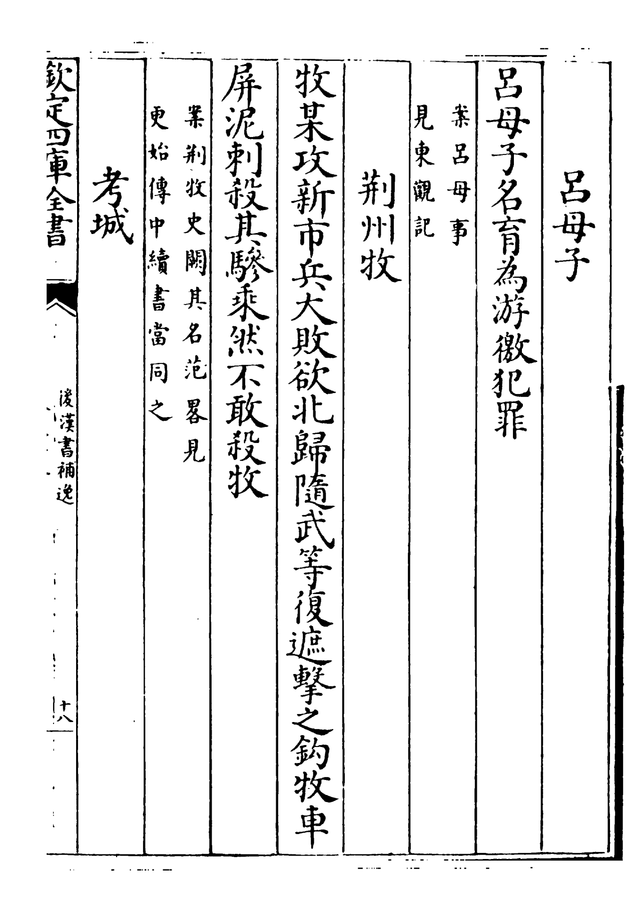
案此條文筆簡淨大勝范志語

女子復生

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于域中有行人聞冢中

有聲告家人出之

案范志女子死十四日復活詳見于寶搜神記



呂母子

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

案呂母事

見東觀記

荆州牧

牧某攻新市兵大敗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

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

案荆牧史闕其名范畧見

更始傳中續書當同之

考城

考城故菑

案陳留風俗傳章帝惡菑名改為考城

漁涪津

犍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

案范載吳漢與公孫述將戰于漁涪津即此地志闕

太白入斗

永初二年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為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

案范書楊厚傳鄧太后問厚災異厚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各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䰟水退日期皆如所言

容星

閏十月十七日夜容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

案郎顗對尚書七事之五即此顗言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有羌寇之患後果然

駕驢

帝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放效夫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

案時驢價乃與馬齊執政如驢無怪驊騮之困于鹽車也

兩頭兒

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以為不祥墮地棄之其後政在私門上下無別兩頭之象

案范志同

異草

郡國生異草其狀龍蛇鳥獸頭目毛羽足翅皆具是歲黄巾賊起漢遂微弱

案范志以為此草妖也風俗通曰草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象備具

雀

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闘殺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也

案范志此為何進及諸大臣滅亡之徵

倭非倭

時京師童謡曰倭非倭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案獻帝未有爵號為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案邙范志作芒

后服

皇太后皇后入太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簪珥珥耳璫垂珠也又皇后太后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為花勝

左右各一橫簪之

太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以翡翠為毛羽

案此乃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制連皇后者誤

太子車

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轓文輈五彩

案此見輿服志皇子同

拜諸侯王

拜諸侯王之儀百官會位定御史授璽綬

儺

先臘一日儺逐疫鬼冗從僕射將之逐惡鬼于禁中

案儺禮詳見范禮儀志

詔獄

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先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

詔獄

龍鱗

龍鱗御刀也

案范志載佩刀

刀有魚鱗名

印璽

印璽王玉押銀鏤文貴人長公主銅鏤

救日

日有變割羊以禮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絑以行禮如故事

案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漢世近古故有割羊之制

宗祀

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于明堂以配五帝時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

祠老人星

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案是月行養老之禮故有是祠范志祠作祀

嘉瓜芝草

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本同蔕共生一瓜時以為嘉瓜章帝建初五年零陵獻芝草

冠

安帝立皇太子令謁高祖廟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

案進賢冠古緇布冠也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高山冠一曰側注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鋏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

案胡廣說曰左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荀綽晉百官表注曰鐵柱言其厲直不曲撓

虎賁武騎皆鶡冠以其鬬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

案荀綽百官表注白冠插兩鶡今制羽林冠戴孔雀翎次者藍翎

步揺

步揺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糺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

諧不諧

更始時南方有童謡云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後更始為赤眉所殺是不諧也光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

案范志同南方作南陽

野蠶

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

案此見范光武紀

星主

牽牛主關梁織女主瓜果

迎氣

立秋迎氣西郊樂奏黄鍾之宫歌西顥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白絁皁領緣中衣迎氣西郊立冬之日衣皁衣迎氣北郊亦如之

案范志迎氣奏樂惟先立秋十八日迎氣黄郊有之黄鍾之宫乃中央土之律西郊迎氣安得用此至于西顥之歌乃屬秋令續書屬之立秋誤也

膢

武帝令天下膢五日祭邕曰貙獸嘗以立秋日還食母

猛蟲搏摯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

案此應是續書注范志有貙劉之禮即此也亦作貙膢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静體百官絶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

正朝

正朝受朝賀二千石以上稱萬歲

案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爲元日亦云上日亦云正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

朱索連葷

仲夏之月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年僕蠱鍾以桃印書文以施門户代以所尚爲飾

案范志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愼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

孛

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楚地是

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攻南陽斬
阜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光武都洛陽居周地除穢布
新之象
案范書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
張即此甄阜梁丘賜皆王莽大將
掫
新豐有鴻門亭掫城
案范書更始使李松軍
掫以拒赤眉即此城
小長安

濟陽縣有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

射犬聚

野王縣有射犬聚故城

務鄉

弘農有務鄉

案范書更始遣李松等與赤眉戰務鄉即此

水溢

元年水溢壞城寺室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

李固杜喬

大鳥

濟陰有五色大鳥見于巳氏時以為鳳凰政既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也

案樂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曰鷫鷞二曰發明三曰焦明四曰幽昌東漢所見鳳大槪如此

直如弦

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

曲如鈎謂梁冀胡廣等直如弦謂李固等

案桓帝應作順帝此誤時封侯者又有趙戒袁湯皆附冀者也

行禘禮

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于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

案禘者追始祖自出之祖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不蕪羣廟之主也陳祥道禮書言禘祭遷主其生位與祫祭同此說非是又祝允明野記洪武七年御史荅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集議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宋皆不明言始祖所自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舉事乃寢然則世祖此舉但可云合祭高廟而已其于禘禮未有當也張純所議五年夏禘禮

合毁廟存廟之主而殷祭但免聚訟之譏而已豈真知禘禮乎

天子葬

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輈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將作作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馬為次太常跪曰哭日十五舉音止哭晝漏上請發

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曰請拜送車著白絲三紼

紼長二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

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挽校尉一百人皆赤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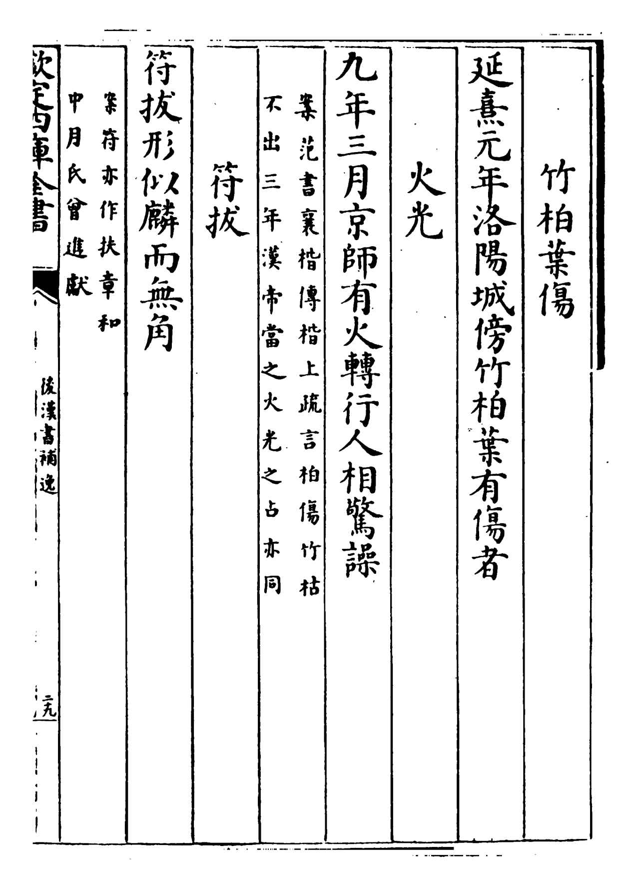
不冠持幡幢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櫂歌者六十人為

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于房都

導東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醴獻司空將

校復上

謹案此所載儀制甚備間有與范志不同者俟考



竹柏葉傷

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

火光

九年三月京師有火轉行人相驚譟

案范書襄楷傳楷上疏言柏傷竹枯不出三年漢帝當之火光之占亦同

符拔

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案符亦作扶章和中月氏曾進獻

茅田一頃

桓帝末京師童謡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纎纎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内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廢法度也四方纎纎言奸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强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磽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

案范志同第釋語皆拖不如續書簡淨

蔡邕對災異

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黄龍元年未央宫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

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也

案時以災異詔名邑與楊賜馬日磾張華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范書邕傳云事在五行天文志今闕

婦人封君

婦人封君儀比公主白𦃃軿車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黄金辟邪加其首為帶

雨肉

三年康縣雨肉似羊肺或大如手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青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寃之

案肺范志作胏此建和三年事

不衛宫

司徒韓演司空孫朗以不衛宮下獄止長壽亭減死一等以爵贖之

案時方誅梁冀故有此罰

雨雹

四年京師雨雹誅殺過差寵小人也

案此延熹四年也

長沙賊

五年長沙賊起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

輔各奔出城

艾縣賊

艾縣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

益陽殺長吏

案此亦延熹時事艾縣屬豫章

減俸

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

減半俸

案減俸但及不任事者深得養廉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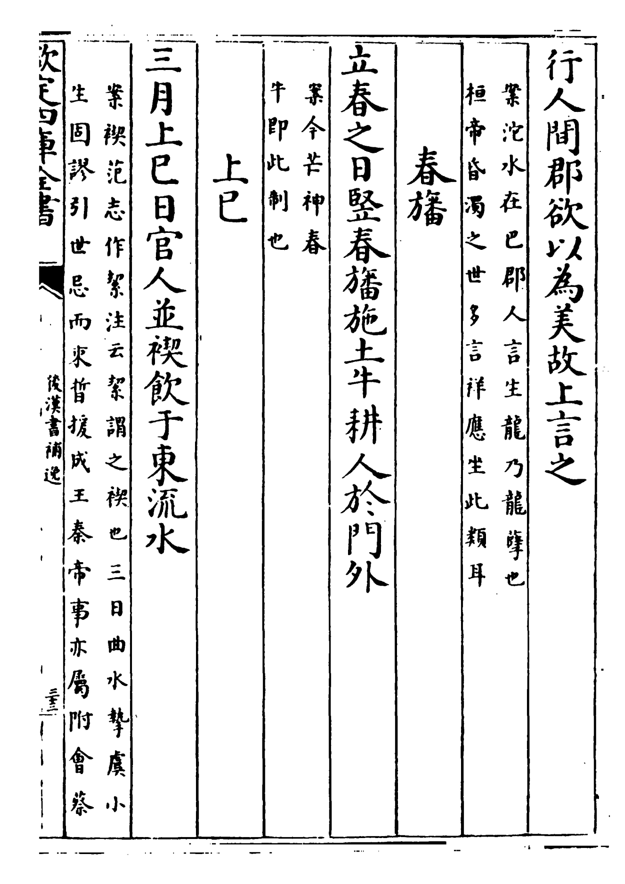
渤海賊

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寫皇帝行璽其三無文字璧二十二珪五鐵券十一開王廟帶玉綬衣絳衣相署置也

案賊事何必細載疣刪為是

沱水龍

時人欲就沱浴見沱水濁因相戲恐此中有黃龍語遂



行人間郡欲以為美故上言之

案沱水在巴郡人言生龍乃龍孳也桓帝昏濁之世多言祥應生此類耳

春旛

立春之日豎春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

案今芒神春牛即此制也

上巳

三月上巳日官人並禊飲于東流水

案禊范志作絜注云絜謂之禊也三日曲水摯虞小生固謬引世忌而求昔援成王秦帝事亦屬附會蔡

邑以為本之論語浴沂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水上祓除不祥其于禊飲之義為近

改水火

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可去温病

案夏至一陰始生井底極寒不可下不識古何以有此令宋蘇軾詩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雖詞人之語然俗以清明淘井固不謬也

尚書省

光武帝分增三公曹為二公其一曹主歲盡諸州郡事常侍曹主選舉祠祀民曹主繕功作監池苑囿客曹主

護駕羌人朝賀二千石曹主詞訟中都官主水火盜賊與三公為六曹并一令一僕二人謂之八座

騑

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翅尾

符訾

王莽末南方饑饉人掘符訾而食

案符訾范作鳧茈為是

大將軍

順帝以皇后父梁商為大將軍如三公府置長史司馬中郎掾二十九人

案順帝隆禮外戚大夫馬鄧遺教故再傳而梁氏乃底滅亡

虎文服

虎賁服虎文章服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角端

鮮卑禽獸異于中國者有野馬羱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

案端亦作觟元世祖駐師西印度見大獸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旄星之精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則安得以角為弓乎一云出邪休多國角善為弓李陵常以此弓十張遺蘇武尤為無據

車

小使車者蘭輿皆朱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皆追捕考案有所救取者之所乘也

乘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皇太子諸侯王倚虎較伏鹿軾三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

案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結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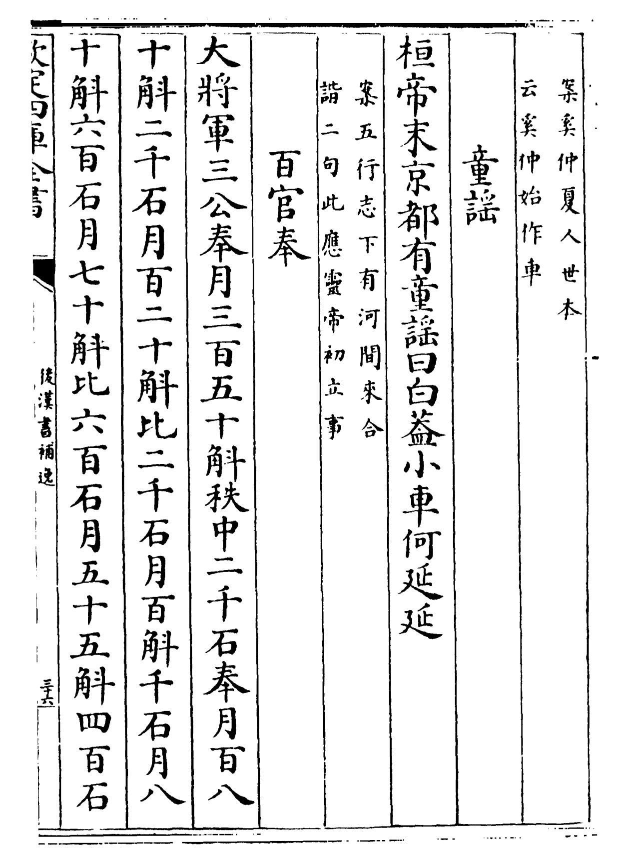
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

漢承秦制為乘輿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檥文畫輈

案秦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

奚仲為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案奚仲夏人世本云奚仲始作車

童謡

桓帝末京都有童謡曰白蓋小車何延延

案五行志下有河間來合諧二句此應靈帝初立事

百官奉

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

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二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

案此建武二十六年增吏奉後之額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比舊扶為增世祖之為臣下謀㳂當法至良也故東漢每多廉吏云

後漢書補逸卷二十一